

Lu Xun's Early Transla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Les Premières Traductions de Science-Fiction de Lu Xun

論早期魯迅的科學小說翻譯

Gu Jun

顧 鈞

Received 20 April 2005; accepted 13 May 2005

Abstract: *De la terre à la lune* and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are Lu Xun's major translation works of the early years. The present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edition, language, strategy of these two translations, and on this basis analyses Lu Xun's argument for effecting changes in the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level by means of science fiction.

Key words: Lu Xun,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ion

Résumé: *De la terre à la lune* et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sont les premières œuvres importantes de traductions de Lu Xun. Cet article traite d'abord de l'édition, du vocabulaire, de la stratégie des deux traductions, et sur cette base il analyse la proposition de Lu Xun d'utiliser la science-fiction à des fins éducatives.

Mots clés : Lu Xun, Science-Fiction, Traduction

摘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魯迅早年的兩部重要譯作，本文首先探討了這兩部譯作的版本、語言和翻譯策略，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魯迅試圖借助科學小說開啟民智的思想。

關鍵詞: 魯迅；科學小說；翻譯

科學小說是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小說類型。如果從 1818 年瑪麗·雪萊 (Mary W. G. Shelley, 1797-1851) 創作的第一部科學小說《弗蘭肯斯泰因，或現代的普羅米修士》(*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算起，至今還不足二百年的歷史，但作為西方工業社會的產物，這一小說類型的發展卻是異常迅速，特別是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 (Jules Verne, 1828-1905) 的出現使科學小說散發出奇光異彩並具有了世界範圍內的影響。

在中國，早期魯迅曾經努力譯介過幾部科學小說，成為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歷史文化現象。

1.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為了啟迪民智，中國知識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著手譯介科學小說。

中國近代的科學小說翻譯以三位元作家的作品為主：日本的押川春浪 (1877-1914)、英國的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H. G. Wells, 1866-1946) 和法國的儒勒·凡爾納，其中以翻譯凡爾納的作品為最多。

儒勒·凡爾納被公認為科學小說之父。他一生寫過六十多部科學小說，總名為《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遊》，其中著名的有《氣球上的五星期》(1863)、《地心遊記》(1864)、《格蘭特船長的兒女》(1868)、《海底兩萬里》(1870)、《八十天環遊地球》(1873)、《神秘島》(1875)、《十五歲的船長》(1878)、《蓓根的五億法郎》(1879)、《機器島》(1895) 等。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我國最早翻譯的科學小說是凡爾納的《八十日環遊記》，它的譯者是陳壽朋 (口述)、薛紹徽 (筆錄)。¹繼《八十日環遊

¹郭延礼.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記》後，凡爾納的科學小說陸續被介紹到中國，先後譯成中文的有《十五小豪傑》（梁啟超譯，1902年《新民叢報》2—13號連載）、《海底旅行》（盧籍東譯，1902年《新小說》1—18號連載）、《空中旅行記》（譯者不詳，1903年《江蘇》1—2號連載）、《鐵世界》（包天笑譯，1903年文明書局版）、《月界旅行》（魯迅譯，1903年東京進化社版）、《地底旅行》（魯迅譯，1903年《浙江潮》10—12號連載）、《環遊月球》（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1904年商務印書館版）、《秘密海島》（奚若譯，1905年小說林社版）、《地心旅行》（周桂笙譯，1906年廣智書局版）、《飛行記》（謝斫譯，1907年小說林社版）等十餘種。²據周作人在《魯迅與清末文壇》一文中回憶，其時梁啟超主辦《新小說》，發表《海底旅行》等科學小說，是雜誌中最叫座的作品，當時魯迅決心來翻譯《月界旅行》，是受到這種情況的影響。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魯迅早期重要的翻譯作品，³也是研究魯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月界旅行》即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 1865），⁴《地底旅行》即《地心遊記》（*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1864），⁵魯迅的譯文均由日文轉譯而來。在魯迅

社，1999年，第175頁。

²陳大康. *中國近代小說編年*.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9, 93, 97, 105, 109, 110, 123, 139, 155, 184頁。

³《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中收錄的魯迅最初的两部譯稿，沒有收入《譯文集》而和科學有關的譯述還有《造人術》（刊於《女子世界》1905第4、5期合刊，原作者是美國的路易斯·托倫）以及《北極探險記》（已佚，據魯迅本人在1934年5月15日致楊雲信信中回憶，見《魯迅全集》12卷第409頁）。關於《造人術》，可參閱熊融《魯迅最早的两篇譯文——〈哀塵〉、〈造人術〉》（《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戈寶權《關於魯迅最早的两篇譯文——〈哀塵〉、〈造人術〉》（《文學評論》1963年第4期）。

⁴魯迅所據的日譯本是井上勤的《九十七時二十分間 月世界旅行》（三木佐助發行，1886），1903年由日本東京進化社出版，署“美國查理士·培倫著，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印刷者為野口安治，印刷所為日本東京翔鸞社。關於這本書，魯迅本人有這樣的回憶：“那時還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編譯，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別人的名字了”（《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3頁）。原著者署名之誤源出於井上勤的日譯本，而井上勤作為依據的英文譯本本身已有錯誤。

⁵魯迅所據日譯本是三木愛華、高須墨浦的《拍案驚奇 地底旅行》（九春堂1885年）。魯迅譯文最初發表於《浙江潮》，其後於1906年由南京啟新書局發行，印刷者為榎木邦信，印刷所為日本東京井木活版所，署“英國威男著，

留學日本的前夕，日本有過一陣科學小說熱，翻譯家井上勤等人譯出了凡爾納的大量作品，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由於魯迅譯本《地底旅行》沒有譯全，下文的討論將以《月界旅行》為重點。

將魯迅譯本《月界旅行》與原作進行對比，不難發現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原作進行了不少改動，其中最明顯的是刪節。《月界旅行》原書有二十八章，而魯迅的譯文只有十四回；十四正好是二十八的一半，但譯者在實際操作時，卻並不是將兩章刪改合併為一回，這裏有著更為複雜的情形，略如下表所示：（見後）

通過對照不難看出，有的章節只被略加刪節，基本保持原貌，另外一些章節則被大量刪節，與其他章節合併，還有一些則被完全刪去。魯迅譯本的第五回還將原作第十一章被大量刪節後的內容移至同樣被大量刪節的第九、十章之間。原作之第五、六兩章，魯迅完全刪去，沒有翻譯，估計是因為它們的內容主要是介紹背景知識，並且打斷了故事的進展。魯迅據為底本的井上勤的日文譯本《月世界旅行》是根據英文譯本轉譯的，相對於凡爾納的原文來說已經有所刪改，到魯迅的譯本又進一步產生刪節改易，但基本內容未變。

魯迅的譯本經過一番大刀闊斧的刪節合併、“截長補短”，使得每一回的字數基本相等——而不是像原作那樣有的章節字數多，有的章節字數少，如十六章幾乎是十七章的七、八倍——在體例上十分接近中國的古典章回小說。這種接近更明顯地表現在每回的回目上，魯迅完全放棄了原書的標題而代之以自擬的七字或八字的對偶句。

既然在字數、回目上刻意模仿中國古典章回小說，那麼在每回的末尾，也就不能不出現章回小說所常見的套話。以第一章《大炮俱樂部》為例，在這一章結束的時候，根據原文直譯是這樣的：

之江索士譯演。”魯迅本人回憶這本書的時候說：“還有《地底旅行》，也為我所譯，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筆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許沒有完”（《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3頁）。著者署名之誤源出於三木與高須合譯之日譯本。

第六章 在美國不可能不知道的和不容許相信的東西	未譯
第七章 炮彈的讚歌	第四回 喻星使麥氏頌飛丸 廢螺旋社長定巨炮
第八章 大炮的歷史	
第九章 火藥問題	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對一士懸金
第十章 二千五百萬朋友和一個敵人	
第十一章 佛羅里達和德克薩斯	
第十二章 世界的各個角落	第六回 覓石丘聯騎入山 鼓洪爐飛鐵成瀑
第十三章 亂石崗	
第十四章 丁字鎬和泥刀	
第十五章 鑄炮節	
第十六章 哥倫比亞炮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舵樓遇騎士
第十七章 一封電報	
第十八章 阿特蘭塔號上的乘客	
第十九章 大會	第八回 溫素互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第二十章 攻和守	第九回 俠男兒演壇奏凱 老社長人海逢仇
第二十一章 法國人怎樣排難解紛	第十回 空山覓友遊子斷魂 森林無人兩雄決鬥
第二十二章 美國的一位新公民	第十一回 羨逍遙游麥公含憤 試震動力栗鼠蒙殃
第二十三章 “炮彈車廂”	第十二回 新實驗勇士服氣 大創造巨鑿窺天
第二十四章 洛磯山的望遠鏡	
第二十五章 最後的準備	第十三回 防蠻族亞電論武器 迎遠客明月照飛丸
第二十六章 “開炮！”	
第二十七章 陰霾	第十四回 縱詭辯汽扇驅雲 報佳音彈丸達月
第二十八章 新星	

在這次談話的第二天，俱樂部的每一個會員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寫著下面幾句話：

大炮俱樂部主席榮幸地通知他的會員，他將在本月五日的會議上作一個非常有趣的報告。因此，他請求他們接受這次邀請，屆時放下一切事務，前來參加會議。

大炮俱樂部主席

因倍·巴比康
巴爾的摩，十月三日⁶

試比較魯迅的譯文：

到了次日，忽見有個郵信夫進來，手上拿著書信，放下自去。社員連忙拆開看時，只見上寫道：

本月五日集會時，欲議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謹乞同盟諸君子賁臨，勿遲是幸！十月三日，書於拔爾法摩。

槍炮會社社長巴比堪。

社員看畢，沒一個曉得這啞謎兒，惟有面面相覷。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聽社長的報告。正是：

壯士不甘空歲月，秋鴻何事下庭除

究竟為著甚事，且聽下回分解。⁷

顯然，“社員看畢”以下開始的內容都是原文所無，而譯者為了照顧章回小說的體例而增加的，這樣，魯迅的譯文的改動就不僅僅表現在大量的刪節方面，也表現在少許的增加——這種增加主要出現在每回的末尾，但也有在章回當中的——都是譯者興之所至，隨手添加的。如第一回中竟出現了陶淵明的詩句：“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⁸，即使不對照原文，也可以知道這是譯者取便發揮擅自添加的。

除了上述種種比較大的改動之外，在具體的字句的翻譯上，魯迅也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文，同樣是時有增減的。例如上文所引第一章的末尾一段，原文只說“俱樂部的每一個會員都收到了一份通知”，譯文中卻多出一個“郵信夫”，原信中強調“大炮俱樂部主席”將“作一個非常有趣的報告”，而譯文中卻簡化為“議一古今未有之奇事”。

不必再舉更多的例子就可以下這樣的結論：文字的增減變化是魯迅翻譯這兩部科學小說的特點；這樣的譯本顯然不能看作是嚴格意義上的翻

⁶ 凡尔纳. 从地球到月球. 仓人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年, 第 10 页.

⁷ 鲁迅译文集. 第 1 卷, 第 10 页.

⁸ 鲁迅译文集. 第 1 卷, 第 8 页.

譯，而只能看作譯述，或改作。魯迅這麼做，主要不是出於個人的喜好，而是為了照顧當時的讀者。魯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介紹自己的體例之一就是“其措辭無味，不適於我國人者，刪易少許。”⁹既然能夠刪，也就可以加，儘管這一點魯迅未嘗明言。

根據某種需要改變原文是當時中國翻譯界流行的風氣；自林紓以來，許多譯者將外國小說改造成中國小說的樣子。魯迅後來改變了翻譯策略，決定不再仿效大名鼎鼎的“近世名人”林琴南¹⁰，但此時卻不能不受他的影響。後來魯迅對此頗為後悔，他在1934年5月15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我因為向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但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真是悔之已晚。”¹¹

2.

魯迅早年在南京時學習開礦，後來在日本學醫，對於現代科學有比較全面的瞭解，同時他對於科學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及推動其他民族進步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識。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明確指出：“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於拿破侖之戰將雲”¹²。所以魯迅在留日期間，連續寫了《說鉅》、《中國地質略論》、《人之歷史——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詮解》、《科學史教篇》等論文，目的在於向國人介紹科學知識並闡明科學的重要性。

但同時魯迅也意識到，專門的論文對於一般讀者的影響是很小的，宣傳科學必須借用文藝的力量。魯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寫道——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

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麟角。蓋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¹³

欲開啟民智，必須大興科學小說。魯迅的這一觀點可以說是繼承了梁啟超“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¹⁴的“小說救國”論而有所發揮。魯迅所重視的不僅在具體的科學知識，而尤其在於人們的思想，“改良思想，補助文明”是貫穿魯迅一生的大脈絡，而其最初的表述，乃在魯迅留日之初所寫的《月界旅行·弁言》中，這是值得注意的。

正因為魯迅高度重視“改良思想”，所以他在一度學醫以後很快就放棄了醫學，轉而從事文學，此後再也沒有翻譯更多的科學小說。儘管如此，魯迅在後來的歲月裏從來沒有放棄對科學問題的關注，他一直為科學未能在中國普及而憂心忡忡，在《隨想錄·三十三》他曾尖銳地指出：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真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

……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¹⁵

科學是救助中國的一方良藥，這是五四時期《新青年》同人的共同看法。如果追述歷史，最早將現代科學作為一種價值體系提出來的應當是嚴復，他認為中國與西方的主要不同在於西方文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誠，于刑政則曲私以為公而已”¹⁶——“誠”即科學真理。二十年後被陳獨秀重新命名為“賽先生”。新文化運動確實使科學觀念在中國逐漸普及開來，然而外國的好東西到了中國總要變形，科學也不例外：

“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並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

⁹ 魯迅全集。第10卷，第152頁。

¹⁰ 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55頁。

¹¹ 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9頁。

¹² 墳·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第1卷，第35頁。

¹³ 魯迅全集。第10卷，第152頁。

¹⁴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文學理論集二。上海書店，1990年，第308頁。

¹⁵ 熱風·隨感錄三十三。魯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頁。

¹⁶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5頁。

比。青年出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並不足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之高深。風水，是合於地理學的，門閥，是合於優生學的，煉丹，是合於化學的，放風箏，是合於衛生學的。“靈乩”的合於“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¹⁷

所以在魯迅看來，單是引進科學還是不行的，還要有接受科學的心志，這就需要全面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與近代中國的許多“唯科學論”者不同的是，魯迅早就認識到，“科學”不是改造中國的唯一利器，如果一味倚重科學，很可能會使“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¹⁸所以一個社會不僅需要科學和科學家，也需要文學和文學家，而後者對於社會精神的拯救有時並不亞於前者，魯迅以歷史為證寫道：

蓋中世宗教暴起，壓抑科學，事或足以震驚，而社會精神，乃於此不無洗滌，薰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來，其色益顯，或為路德，或為克靈威爾，為彌耳敦，為華盛頓，為嘉來勒，後世瞻思其業，將孰謂之不偉歟？此其成果，以償沮遏科學之失，綽然有餘裕也。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均人間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茲未能。¹⁹

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證明魯迅的看法是正確的。魯迅的這段文字寫於1908年，已經是他決定棄醫從文後的第四個年頭，它預示著魯迅將以更為純粹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來洗滌國人的精神，以更強的力度來促進人們“改良思想”，推動中國走向進步。

作者簡介: Gu Jun (顧鈞)，中國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通信地址：
Gu Ju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stitut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P.R. China.

¹⁷ 花边文学·偶感. 鲁迅全集. 第5卷, 第479页.

¹⁸ 坟·科学史教篇. 鲁迅全集. 第1卷, 第35页.

¹⁹ 坟·科学史教篇. 鲁迅全集. 第1卷, 第28-29页.